

唱西皮二黄的
一朵



中国短经典

毕飞宇著

毕飞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毕飞宇 著
中国短经典

一朵 唱西皮二黄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毕飞宇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中国短经典)

ISBN 978-7-02-014219-4

I. ①唱… II. ①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085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杜玉花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219-4
定 价 49.9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枸杞子	001
哺乳期的女人	013
卖胡琴的乡下人	027
马家父子	039
写字	053
遥控	065
火车里的天堂	079
生活在天上	093
白夜	115
怀念妹妹小青	131
阿木的婚事	147
蝓蝓 蝓蝓	165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185
地球上的王家庄	201
彩虹	215

枸杞子

勘探船进村的那个夏季，父亲从城里带回了那把手电。手电的金属外壳镀了镍，看上去和摸起来一样冰凉。父亲进城以前采了两筐枸杞子，他用它们换回了那把锃亮的东西。父亲一个人哼着《十八摸》上路，鲜红透亮的枸杞子像上了蜡，在桑木扁担的两侧随父亲的款款大步耀眼闪烁。枸杞是我们家乡最为疯狂的植物种类，有风有雨就有红有绿。每年盛夏河岸沟谷都要结满籽粒，红得炯炯有神。大片大片的血红倒映在河水的底部，对着蓝天白云虎视眈眈。

返村后父亲带回了那把手电。是在傍晚。父亲穿过一丛又一丛枸杞走进我们家天井。父亲大声说，我买了把手电！手电被父亲竖立在桌面上，在黄昏时分通体发出清冽冰凉的光。母亲说，这里头是什么？父亲说，是亮。

第二天全村都晓得我们家有手电了。这样的秘密不容易保

住，就像被人胳肢了脸上要笑一样自然。村里人都说，我们家买了把手电，一家子眼睛都像通了电。这话过分了。我们这样的人家早就学会了自我克制。许多人问父亲，你进城了吧？父亲多精明的人，你一撅屁股他就晓得什么屁。父亲避实就虚，虎着脸说，进了。

晚上天井里来了好多人。他们坐在我们家的皂荚树下拉家常。夏夜清清爽爽，每一颗星都干干净净。没有气味。这样的漆黑夏夜适合于蚰蚰与夜莺。它们在远处，构成了深邃空间。

话题一直在手电的边缘。人人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愿点破，这是生存得以永恒的实质性方法。夜很晚了，狗都安静了，他们就是不走。母亲很不高兴，她的芭蕉扇在大腿上拍得噼啪起劲。后来母亲站到了皂荚树下，手里拿了一把锃亮的东西。父亲这时依然低着头吸烟，烟锅里的暗火又自尊又脆弱。母亲说，你们看够了！你们睁大眼睛看够了！母亲用了很大的努力打开开关，一道雪亮的光柱无限肯定地横在了院子中间，穿过大门钉在院墙的背脊上。皂荚树上的栖鸟惊然而起，羽翼带着长长的哨声彗星一样划过，使我们的听觉充满夜宇宙感。

故事的高潮是母亲灭了手电。人们在黑暗里面面相觑。

勘探船在那个夏夜进村了。他们是从水路上来的，来得悄无声息。他们的外地口音使他们的话听上去极不可靠。勘探队长戴了一顶黄色头盔，肚子大得像个气球。勘探队长说，他们

是来找石油的，石油就在我们村的底下，再不打上来就要流到美国去了。当天他们就在我们的村北打了个洞，一声轰隆，村子像筛糠。大伙立即把父亲叫过去，他们坚信，只有杀过人的父亲能够阻止他们。父亲走到村北，依据他的经验认定了大肚子是队长。父亲又立在勘探队长的面前，双手抱在前胸，说，不许打了。父亲几年之前杀过人，我们一家都以为要判死罪的，他用铲锹削去了偷地瓜阿三的半块脑袋。父亲没有被判罪，反而在主席台上披红戴绿成了英雄。这里头有许多蹊跷，但不管怎么说，杀人一旦找到了合理借口，杀人犯就只能是英雄。

父亲说，不许打了。

勘探队长说，你是谁？

父亲说，再打你就麻烦了。

父亲把这句话撂在村北，一个人回家玩手电去了。父亲把手电捂在掌心里，十只指头虾子一样鲜活、红润、透明。尔后父亲把门窗关紧，用手电从下巴那里照到脸上去。母亲被父亲吓得像老鼠，她认为父亲的那模样“比鬼还难看”。

天黑之后来到我家天井的是大肚子队长。他坐在我们家的矮凳子上，鼻孔里喘着粗气，说话的气息变得吃力。他称我的父亲“亲爱的同志”，然后用科学论证了石油和马路汽车的关系，尤其强调了石油与电的关系。他说，石油就是电。有了石油，村子里的所有树枝上都能挂满电灯，也就是手电。月亮

整个没用了。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电在哪里呢？——电在油里头；而油又在哪里呢？——油在地底下。队长说，这是科学。父亲后来沉默了。母亲说，你听他瞎扯。父亲严肃无比地说，你不懂。母亲反驳说，你懂！父亲说，这是科学。母亲说你晓得什么是科学，父亲便沉默。他对科学不作半点解释，把科学展示得如他的沉默一样深邃、魅力无穷，由不得你不崇敬。

父亲对勘探队长说，你们随便打，除了大闺女的床沿，你们哪里打洞都行。

大哥偷了手电往北京家匆匆而去。大哥一定拿手电讨好那个小骚货去了。北京是学校里作文写得最好的美人。她曾在—篇作文里给自己插上两只翅膀，用一天的时间飞遍祖国长城内外与大江南北。要不这样，她也不敢让人们喊她北京的。那时候我们时兴用各大城市为女孩子起名，北京的双眼皮与大酒窝，为她赢得了首都这个光芒四射的名字。村里大部分男孩都喜欢北京。他们要不喜欢她是不可能的，但北京并不喜欢他们。她常用狐狸一样的目光等距离地打量每一个和她对视的男子。这种目光令人激动，让人伤心绝望。她就那样用狐狸一样的目光正视你，让你的青春期杂乱无章。

大哥从北京家回来时一脸灰。可以想象到北京见到手电后无动于衷的冷漠模样。

那个晚上全村人都看到了大哥丢人现眼，他拿了父亲的

手电爬到北京家的院墙上头，如一只猫，弓着腰四处寻腥。他把手电打开来，对着天空，天空给照出了一个窟窿。大哥的这次荒谬举动给了人们关于夜的全新认识，夜是没尽头的，黑暗一开始就比光更加遥远。山羊胡子老爹甚至说，夜和日子一样深，再长的光都不能从这头穿照到那头。山羊胡子老爹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般性的看法是，夜里的空间被折叠好了，存放在手电里头，只要开关一不小心，空间就顺着光亮十分形象地延展开来。大哥是被父亲吆喝下来的，下地时大哥崴了脚踝。大家都看见了大哥的狼狈样，只有北京例外。北京这会儿不知道在哪里，漂亮的女孩到了夜里就像鱼，你不知道她们会游到哪里去。

民间想象力的发达总是与村落的未来有关。父亲的手电顿时给忽略了。人们一次又一次规划起电气化时代。父亲说，到那时水里也装上了电灯，人只要站在岸上就能看见王八泥鳅与水婆子。父亲设想到那时，每一条河都是透明的，我们看鱼就像玉帝老儿在天上看我们那样。总之，科学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神仙。

而勘探队的勘探进程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不慌不忙地打眼，贮药，点火，起爆。河里的鱼全给震昏了，它们把腹部浮出水面，在水面上漂了一层。勘探队长整日待在井口，面对地下蹿出来的黄泥汤忧心忡忡。他希望能告诉我们石油就在

脚底下，挖田鼠那样动几锹，石油自己就跳出来了。大肚子队长有点担心找不出油来。“亲爱的同志”们一般是不会接受没有结果的科学的。那些队员似乎早就疲沓了，日午时分倒在树荫底下午眠。他们的黄色头盔罩在脸上，成了呼噜的音箱。这样的时刻，父亲和他的乡亲们认真地卧在井口，看黑洞洞的井底。有人提议说，用手电照照。父亲回家拿来了手电，照下去，一无所有。这样的感受在盛夏里显得阴森，父亲对着井口一连打了十几个喷嚏。有人问，下面科学吗？父亲默然不语。父亲把科学和希望全闭在了嘴巴里，而他的嘴巴仅仅补充了三个喷嚏。随后太阳金灿灿，枸杞子红艳艳。勘探队长的大肚子在午眠中呼吸，一上一下，像死去的鱼随波逐流。

这样的午后大哥显得焦虑。他的神态被北京弄得如一颗麦穗，隐藏着多种结果与芒刺。大哥的步行动态显得疲惫不堪，歪着头，又憔悴又空洞。大哥是唯一生存在石油神话外部的独行客。无数下午一个又一个向他袭来，熬不过去。他对北京的单恋行进在他的青春期，数不尽的红枸杞在他的胸中铺天盖地，而北京依然站在柔桑或柳树下面，均匀地撒播狐狸一样的目光，没有表情。有一种充满爱意的冷若冰霜，也可以这么说，有一种神似蜜意的铁石心肠。天下所有的美人中，只有北京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修炼而就的，概括起来说，是与生俱来。

谁也料不到会出这样的事，北京让勘探队的一个髻毛小子给开了。事发之后有人揭示，他们已经眉来眼去两三天了。依照推算，两三天之后发生那样的事完全是可能的。事后还有人发现，北京和小髻毛对视时下巴都挂下来了，根据祖传经验，女儿家下巴挂下来两条腿就夹不紧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北京在事发之后睡了整整一天，重新出门时北京变了模样。女孩的美与丑与政治很像，处在悬崖之上，要么在峰巅，要么在深谷，没有中间地带。北京眨眼间就从峰巅摔进了谷壑，所有美丽被摔得粉碎。她眼里的狐狸说走就走光了，两只眼睛成了手电，除了光亮别无他物。大哥得到消息后全身都停电了，说北京骗了他，说北京不要脸，说北京是枸杞子，看起来中看，吃起来涩嘴。但大哥看到北京后出奇地轻松愉快，北京丑得走了样，两只小奶子也挂下来了。北京的那种样子再也长不出翅膀，一天之内飞遍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了。北京曾经拥有的美丽过去成了笑柄，好在人人都在关心科学与石油，大哥和其他青春少年就此终止了单恋，他们大声说，（北京）开过啦。声音又快活又猥亵。人们对失去的纯真与理想多半作如斯处置。

父亲们的盼望与勘探队的无精打采形成强烈反差。即将收割的水稻和正值成长的棉花被踩得遍地狼藉。乡亲们站在自己的稼禾上面心情是矛盾的。大肚子队长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

这里将是三十八层高楼，四周墙面全是玻璃，在电灯光的照耀下无限辉煌。而后稼禾带给他们的心疼被憧憬替代了，高楼和灯光在他们贫瘠的想象中雾一样难以成形，高楼拔地而起的模样永远离不开水稻生长的姿态，一节，再一节，又一节，后来就无能为力了。

父亲一次又一次与大肚子队长讨论过石油出土的可能性。每一次父亲都得到肯定回答。父亲一次又一次把那些话传给乡亲，乡亲们默然不语。他们对杀过人的事物存有天生的敬畏，沉默就算是拿他不当回事了。父亲大声说，不出二十年，我保证大家住上高楼，用上电灯。大伙听了这样的话慢腾腾地散开了，他们的表情一片茫然。他们最信不过的就是用未来作允诺。在实现不了诺言时，再把罪咎推到别人头上。食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站在皂荚树下面，手执手电，做出正确的神态。都习惯了。

大哥在这个晚上碰上了倒霉的事。他再一次偷走了父亲的手电，独自到村东找蚰蚰。大哥在棉花田里专心致志，猫着腰，认真地谛听每一个动静。大哥一定听见了那声极细微的声音，他走过去，看见了一样白花花的東西。是一只光脚。阒静中大哥五雷轰顶。那只脚安然不动。大哥的手电光顺着脚无声无息地爬上去，是一条腿。又一条。又一条。又一条。一共是四条。大哥还没有来得及尖叫就被人推倒了，嘴里塞满土。手电被扔进了河里。四条腿惊慌地狂奔。

开着的手电以抒情的姿态沉下河底。有人发现了河底的亮光。有两三丈那么长。许多人赶到了河边，甚至包括勘探队的大肚子队长。河底的光呈墨绿色，麦芒一样四处开张。人们站在岸边手拉手，肩贴肩。人们以恐怖和绝望的心情看着河里的墨绿光慢慢地变暗，最后消亡。山羊胡子老爹说，动了地气了。动了地气了。一个晚上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千遍。

第二天大家闭口不提夜里的事。快近晌午北京从河底浮上来了。在发光的那条河的下游。北京的整个身体彼此失去了联系，一个劲地往下挂。北京的死亡局面栩栩如生，在晌午的阳光下反射出一种青光。人们把目光从北京的尸体上转移开之后，枸杞子被一种错觉渲染得血光如注。展示出一种静态喷涌。

父亲没有把手电失踪的事张扬出去。手电的事肯定就此了结了。但那把水下的手电从此成了神话。甚至就在上个月的二十九号还有人提起过那事。他说他“亲眼看见”河里头亮起来了，第二天北京就死在那儿。许多人说他吹牛，河水怎么能在夜里发光呢？叙述者又委屈又激动，说，北京要活着就好了，她一定知道那一切全是真的。叙述者补充说，当年还有一支勘探队，他们四处找石油。

勘探队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又开始了爆炸。河里没有再死鱼，因为河里已经没有鱼可以死了。他们的外地口音失去了初

来乍到的魅力，他们的操作失去了围观，只留下孤寂的爆炸和伤感的回音。

在暮色苍茫时刻大肚子队长生气地脱掉了他的长裤。他的双腿堆满伤疤。那些疤在夕阳里闪闪发光。大肚子队长一个劲地说话，他的自言自语一刻也没有离开疤的内容。他说，这个世上到处是疤，星星是夜空的疤，枯叶是风的疤，水泥路是地的疤，冰是水的疤，井是土的疤。大肚子队长说着这些疯话，悄然走上船去。他光着双腿走上船的背影成了我们村最动人的时刻。

浓雾使大早充满瞌睡相。鸡的打鸣都是象征性的，撂了两句，就睡回头觉了。浓雾里头父亲做着梦，他梦见了石油光滑油亮的背脊在地底下蠕动的模样。石油被他的梦弄得无限华丽，与黄鳝的游动有某种相似。

大雾退尽后太阳很快出现了。太阳的复出使我们的村庄愈加鲜嫩可爱。这时候有人说，勘探队！勘探队！人们走东串西没有发现勘探队的人影。只有无尽的枸杞子被浓雾乳得干干净净、水灵活现。大伙跟在父亲的身后来到河边，河边空着，满眼是细浪和飞鸟。浓雾退尽后的河面有一片“之”字形水迹，如一只大疤，拉到河面的拐角。这个疤一直烙在父亲的伤心处。父亲的眼里起了大雾。很苍老的感觉在内中滋生，弥漫了父亲的那个夏季。

哺乳期的女人